

王亞男著

紅旗競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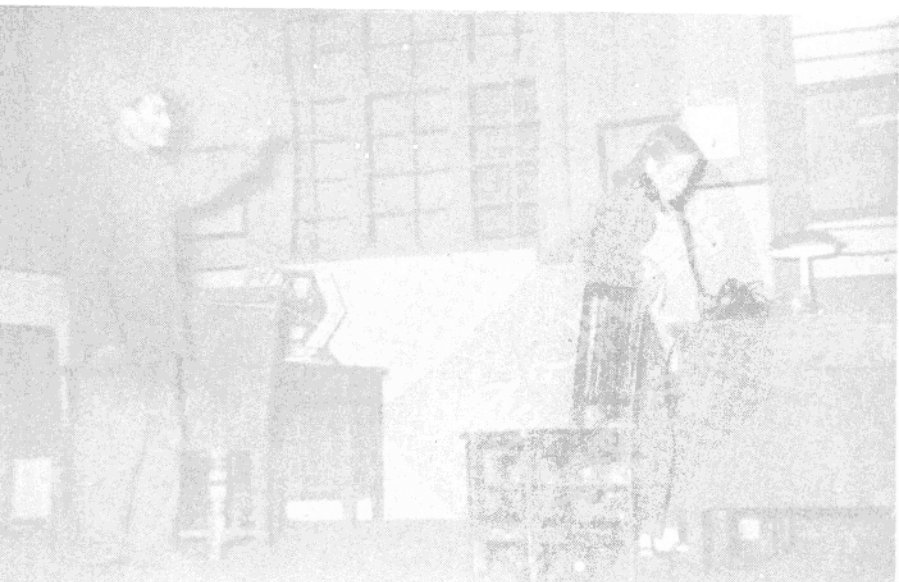


開明書店



小美姑溜出去刷鞋子，給萬國英撞着了，就假裝肚子痛。

管理員說：「馬芬姐，你想通了嗎？」





萬國英直跳起來：「你有骨氣你滾蛋！」



馬芬姐抽了半天氣纔鎮靜下來，說：「這回上班以後，我多麼想紅旗呀！」

紅旗競賽

解放後，石家莊的大興紗廠大大的變了個樣兒。

從前，廠在鬼子手裏，在國民黨手裏。廠裏的管理員、助理員都不把工人當做人看待，打呀、罵呀，是極平常的事。工人們動不動就給扣工錢，甚至給開除。因此工人們把廠看成牢獄一樣，能在廠裏少待一會兒，就好一會兒。上工的時候，工人們都背了工頭磨洋工，女工們一天十次八次的跑毛房，誰也不肯給廠裏多賣力氣。

如今工人們自己當了家，做了工廠的主人。抄身制廢除了，產病假不得超過兩個月的規定也取消了。工人們不再受到侮辱和壓迫。大家明白，如今的活兒不是再給老闆們幹的了。大家全拿出頭等的本領，全心全意的做工。因為工廠是自己的，努力增加生產，就爲了支援前線，爲了建設自己的國家。每天還不到上工的時候，大家就進了廠，直幹到下工還捨不得回去。工人們都覺得，如今廠比自己的家還來得可愛。

大家幹活兒的勁比從前倍上了幾倍，不但要幹得快，而且要做好。細紗間甲班的女工張大梅和幾個姊妹想出了一個競賽的辦法：每天由管理員、助理員、生產組長到各組去調查，看哪一組的工作最認真，不跑車、不遲到、不早退、白花（廢棉）出得少，就在黑板上打上應得的分數。要是哪一組犯了規，或者白花出得多，就得扣分兒。每隔十天，把黑板上的分數結算一次，分數最多的一組，可以得着一面紅旗。這辦法就叫「紅旗競賽」。

工人們都贊成大梅她們的提議。紅旗競賽就熱烈的展開了。大家把紅旗看得比命還重，活兒幹得更認真，更有勁了。大梅是紅旗競賽的發起人，她成天不說話，不休息，一步不離開機車，拚命地幹，滿想搶上一面紅旗。可是她們組裏有個叫馬芬姐的，幹活的態度還是和解放以前一樣。她還是時常到毛房裏去躲懶，還是時常支使童工小美姑做她自己的事。白花也是她車上出得頂多。工作不認真是得扣分兒的。大梅和同組的姊妹們辛辛苦苦掙來的分數，不到三五天，就全部給扣光了。因此第一回的紅旗給美蘭組上奪去了。美蘭得着了紅旗多得意呀，她誇耀着說：「看我們的紅旗多漂亮呀！」大梅聽了，

心裏難受得要命。她怪馬芬姐害了大家，使她們組上得不到紅旗。

頑固堡壘

馬芬姐是個三十歲左右的老工人。鬼子在的時候，她就進廠來做工了。同班的張大梅、仙妮、月香、小美姑，都沒有她在廠裏的日子長。她那份手藝實在也不比旁人差。在鬼子和國民黨統治的時期，她被廠裏無故開除過兩次。這仇恨她牢牢的記在心上。解放之後，別個都把從前的壞習慣改了，認認真真地幹活兒。只有她仍舊用過去的眼光來看現在的工廠，仍舊偷懶、跑車。她看不起那些帶頭起勁幹活兒的人，罵她們「瞎積極」。她說共產黨把工人捧得那麼高，就是想騙工人給他們多賣力氣。什麼「工人是新中國的主人哪，是工廠的主人哪」，全是鬼話。不然，為什麼工人不能把廠裏的東西隨便往家裏搬？雖說新來的管理員彭剛待人還和氣，可是誰保得住他是不是打心窩裏瞧得起工人？再說，從前開除過她的那個助理員萬國英，現在還不是仍舊在當着助理員。共產黨要是真的幫工人，那樣的助理員不是早應該開除了嗎？最近大家

對萬國英提了許多意見，要他改變對待工人的態度，說他是什麼「官僚主義」作風。萬國英還不是仍舊看不起工人。

馬芬姐當然不贊成紅旗競賽。她說：什麼競賽，紅旗，還不是哄工人多幹活兒。她看着大家幹得轟轟烈烈的，自己也有點坐立不安。可是她肚子裏藏着那麼許多大道理，就再也不能跟着旁人幹，只有把小美姑拉在一起，搗蛋、偷懶。大梅因此給她取了個綽號，叫她做「頑固堡壘」。

競賽開始了不到十天，大梅和馬芬姐已經鬧得天翻地覆。這邊罵「死頑固」，那邊罵「瞎積極」。仙妮和小美姑呢，她們一個幫大梅，一個幫馬芬姐。月香卻哪一個也不護。她雖然也看不慣馬芬姐的樣子，可是她是馬芬姐介紹進廠裏來的，兩個人又住在一個院子裏。逢到大梅和馬芬姐吵嘴，她只得站在中間。細紗間甲組一共只五個人，就這樣的分成了兩邊，三句話不合就大吵一頓；沒有誰來給她們說一句公平話。她們組裏的不團結鬧得全廠都知道了。管理員把金芳調到她們組裏，要金芳幫助她們團結，改造馬芬姐和小美姑。

金芳是個共產黨員，工作積極，待人和氣。廠裏上上下下沒有一個跟她合

不來的。金芳自願的接受了改造馬芬姐、小美姑的任務，有空就和馬芬姐談話，幫她搞通思想。可是金芳獨個兒努力起不了什麼作用。大梅一味的性子急，找着馬芬姐吵吵鬧鬧，仙妮在一旁又冷言冷語的諷刺馬芬姐。馬芬姐性子本來倔強，彆扭因此愈鬧愈大了。

紅旗又給人奪去了

那天是星期日，按例要比往日晚兩個鐘頭上工，但是工人們都一早就進廠來了。因為第二次競賽的結果要公佈了。

金芳和仙妮、月香三個走進了工房。可是大梅還沒有來。

月香說：「大梅要不是病了吧？怎麼這時候還不來呀！」

仙妮說：「金芳姐，我看大梅準又在生馬芬姐、小美姑的氣了。今兒個咱們組上要是還得不上紅旗，大梅和馬芬姐不知又要鬧多大的亂子！」

這一說，倒把金芳給提醒了。金芳說：「不怕，等會兒我們好好兒勸勸她們。仙妮，你以後也別再跟在大梅後面，打擊馬芬姐、小美姑了。她們不積極，

不認真幹活兒，我們應該好好兒團結她們，說服她們。」

仙妮說：「我也不願意叫大梅打擊她們。可是我一聽見她們說那落後話，就恨死了她們！」

月香說：「金芳姐，仙妮那張嘴頂壞事。好幾次大梅跟馬芬姐吵嘴，全是她惹出來的。」

仙妮不服氣，說：「金芳姐，這要怪月香。她和馬芬姐在一個院子裏住，早上同出，晚上同進，也該幫我們勸勸馬芬姐。可是她只曉得自己做好人，不把組裏的事放在心上！」

仙妮和月香正在爭論，大梅來了。她嘴撇得高高的，好像跟誰吵架似的。金芳走上輕聲兒問：「大梅，今兒怎麼來這麼晚哪？又生馬芬姐的氣了？」

大梅臉繃得緊緊的，隔了好一會兒纔轉過身子來，說：「金芳，競賽開始的時候，我們自己訂了生產計劃；要在競賽第一階段爭取達到標準，超過敵人在的時候的生產量百分之八。再過十天，第一階段就要總結了。人家別組已快要達到標準了。就只有我們，還是跟競賽以前一樣。你說丟人不丟人哪！我

想過了，我們組要是讓馬芬姐、小美姑再待下去呀，一輩子也不用想得到紅旗。等一下，我自己去找管理員，要求他把她們調走。非把她們調走不可。」

金芳待大梅氣平了一點兒，對大梅說：「大梅，我知道，你工作積極。可是你就不會叫別人也跟着你幹。馬芬姐頑固，可是她也有扭不過來的道理。在舊社會裏混了那麼多年，她苦的辣的全嘗過。她讓人家像牛馬一樣地欺壓慣了，從來就沒有過過今天這樣爽朗的日子。她不相信我們工人今天真真的翻了身了。我們只有耐着性子勸她、改造她，不能打擊她。」

大梅聽金芳說還要改造馬芬姐，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生就的毛坑板，做不了竈前石。她們要改造得了呀，太陽要打西邊兒出了。」

忽然外邊生產組長老劉在喊：「掛紅旗了，掛紅旗了。」

紅旗又掛在美蘭一組的機車上。把個大梅氣得像餓了三天的野貓兒一樣，頭掛倒在胸前。正逢着馬芬姐走進來，大梅就「死頑固！」「害羣之馬！」的大罵起來。馬芬姐也還嘴說：「瞎積極，紅旗又當不了飯吃。你這麼給廠裏賣力氣，等着廠裏要收你當乾闺女啦！」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鬧個不休。

急得金芳恨不得把身子分成兩個半邊，好把大梅和馬芬姐兩個拉開。

「我們要開除你們！」

這麼一鬧，大梅跟馬芬姐兩個人又是誰也不理睬誰了。事情真湊巧，馬芬姐支使小美姑溜出去刷鞋子，又給助理員萬國英撞着了。萬國英大鬧了一頓，又扣了她們兩分。大梅氣得要命，趁大家去開生產會了，就恨恨的對小美姑說：「你們兩個死頑固，好話也跟你們說盡了。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有開除了事。」

小美姑聽說要開除，急得跳了起來，結結巴巴的問：「誰要開除我們哪？」大梅想索性就嚇她一下，扯謊說：「我們要開除你們！昨天，金芳、月香、仙妮和我四個商量好了：你們要再犯規，再跑車，我們四個就去要求管理員開除你們。只要我們四個提出來，管理員準會答應。」

小美姑當了真，急得大哭起來。大梅自以為得計，很得意的跑去開會了。

大梅一走，馬芬姐繃緊了臉進來了。小美姑像見了親娘一樣，奔上去告訴她：「芬姐，大梅她們要把我們開除啦，怎麼辦？我回去娘要打死我的。芬姐，

你替我拿個主意哪！」

馬芬姐又氣又恨，大梅嚇小美姑的話，她在門外全聽見了。她心裏也像塞了一把亂頭髮。想着從前，廠在鬼子手裏，生活雖說苦了點兒，姊妹之間倒相處得挺和睦、挺親熱。誰有了困難，大家出力幫忙。誰在廠裏受了委屈，大家就像親姊妹一樣地安慰她。有一年，她給廠裏開除了，幾個月找不到工做，大家還不是送柴的送柴，送米的送米。如今共產黨來了，分出個什麼積極分子，落後分子，就把她看得比垃圾還不如。金芳樣子倒很老實，原來也在暗地裏擺佈她。月香這個忘恩負義的小妮子，進這個廠來做工，還是她馬芬姐求爹爹拜爺爺的給她介紹進來的；現在也居然下了這個狠心，跟大梅串在一起來打壓她了。馬芬姐越想越氣，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頓。可是再一想，她決不能哭。她馬芬姐決不能在這批毛丫頭面前低頭。

馬芬姐把心一橫，重新振作起來，她望一眼正哭得傷心的小美姑，罵道：「沒出息的東西，哭什麼！以後多留意着她們點兒。聽到什麼就來告訴我。我有辦法對付她們！」

誰扔的白花？

正在這個時候，金芳來找馬芬姐和小美姑去開會了。看見小美姑眼淚滿面的，她不由得楞了一下；就掏出手絹兒來給小美姑擦眼淚。

金芳說：「小美姑！什麼事哭得這樣傷心，告訴我，大家給你想個辦法。」馬芬姐在一旁冷冷地說：「什麼事情！該問問你們啦！」

馬芬姐這麼一說，金芳更加糊塗了，推着小美姑問：「小美姑，到底什麼事？是不是大梅批評你了？你跑車，扣了分兒，連累了全組姊妹，所以人家纔說你。以後出勁點幹就是啦！別哭了，我給你去倒杯水來喝！」

金芳拿了杯子去倒水。走過美蘭一組的車子旁邊，她看見她們的花斗裏只有一點兒白花；就順手抓起一把來，對小美姑說：「你看，人家組裏工作多齊心，多認真；半天只出了這點子白花。好吧，你喝了水就跟馬芬姐一起來開會吧。」金芳把杯子遞給了小美姑，自己先去了。

馬芬姐聽金芳說別人家好，走下機子來，向自己的花斗裏瞧瞧。只見白花

已經積滿了大半斗了。怎麼辦呢？扔掉一些吧，可是扔到哪兒去呢？扔在地上，別人一定會查出來的。還是放一點到美蘭他們的花斗裏去吧。主意想定，她抓起一堆白花，塞在小美姑圍腰裏，說：「快去！丟在美蘭花斗裏！」

小美姑從沒有幹過這樣的事，心上害怕起來，哀求說：「芬姐，不行，我怕，等會兒給查了出來，……」

馬芬姐臉色一沈，狠狠的說：「房子塌了有我給你頂大梁。——出了這麼多的白花還不是要開除你，你就不怕了！」

馬芬姐把白花兜在小美姑的圍腰裏，把小美姑一推。小美姑一個踉蹌，衝到了美蘭她們的機子上，也就不再思索，趕忙把白花丟進花斗裏，轉身就跑回來。碰巧月香進來催她們去開會。月香看見小美姑慌慌張張的，圍腰上還沾着些白花，就猜着了是怎麼一回事。她走過去望了望美蘭她們的花斗，正經的對小美姑說：

「小美姑，爲什麼把白花扔在美蘭她們的花斗裏！快去拿出來。」

馬芬姐走上一歩，把身子擋在小美姑前面，冷冷的說：「月香，你現在有飽

飯吃啦，也瞧不起我馬芬姐了！你不記記你進這廠裏來，我給人家說了多少好話。行了好心沒好報。現在連你也幫着大梅來欺侮我和小美姑了。如今把柄在你手裏。要去報告，也只好由着你。要是小美姑給開除了，找不着活兒，可要你供她一輩子啦！」

月香本來害怕馬芬姐，給這麼一說，反而支支吾吾的分辯起來。待大家開罷了會回來，馬芬姐使勁的盯了月香一眼，丟下她管自上毛房去了。

剛纔開會，管理員稱讚美蘭她們一組大家齊心，幹活認真，白花又出得少，所以連得兩次紅旗，要大家向他們看齊。

美蘭很得意的回到工房裏。可是她走到自己的花斗跟前一看，不由得吃了一驚。開會前明明纔看過，白花只有一小堆，怎麼開了一忽兒會，就出了那麼多的白花？她大叫起來：「誰在我們斗裏扔過白花啦！」

別組的姊妹都說：「誰會到你斗裏扔白花呀？」

美蘭靜靜一想：剛纔開會的時候，只有金芳獨個兒進機房來打了一轉。後來又看見她手上沾了點兒白花。錯不了，這白花一定是金芳扔的。她輕蔑的

望了金芳一眼，說：

「金芳，咱們姊妹平常可不錯呀！你自己出多了白花，就往人家斗裏扔！」
金芳嚇了一跳，問：「美蘭，你說我把白花扔在你們的花斗裏了？」

「還賴，剛纔大家在開會，只有你獨個兒進工房來。回來的時候，我明明看見你手上還沾着白花。你說，不是你扔的，還會是誰呀？」

金芳臉都漲紅了，分辯說：「美蘭，你可不能誣賴人哪！剛纔我給小美姑倒水喝，順手摸了一下你的白花。你怎麼就冤枉我呀！」

美蘭聽金芳說摸過她的白花，更加理直氣壯了。她一邊嚷，一邊就往機房外邊跑。一會兒，她拉着助理員萬國英進來了。美蘭一組說：金芳趁大家在開會的時候，獨個兒溜到工房來，把白花扔在人家斗裏。大梅和仙妮說：是美蘭她們誣賴了金芳。大家不肯相讓，聲音鬧成了一片。

萬國英給鬧得冒火了，他大吼一聲，把大家喝住了：「夠啦，夠啦！這叫什麼紅旗競賽，這叫什麼民主管理！這簡直是自找麻煩。」說着也不問個底細，拿起粉筆來，就在黑板上給金芳扣了兩分。

金芳急得什麼似的，哀求說：「助理員，你不能不調查調查，就扣我的分兒！剛纔我只摸了一下她們的白花，可是沒有扔呀。」

別組的姊妹也不相信白花是金芳扔的，要助理員再調查調查。

萬國英大聲喝道：「她不扔白花，爲什麼獨個兒跑進工房來摸人家的白花。我完全是公事公辦。有一句算一句，還叫我調查個什麼。我判斷的錯不了。你們說，金芳違反競賽紀律，扣她兩分還不應該！」

月香在一旁，心裏難過透了。她想站出來把真相告訴大家。但是一想起要供小美姑一輩子，心就涼了下來。再一想，金芳的冤枉總得辯個明白呀！她鼓足了勇氣，纔叫了一聲「助理員」，馬芬姐連忙搶了上來說：

「助理員，剛纔金芳摸了美蘭的白花，是我親眼看見的。可是她光摸了一摸，沒有扔什麼白花。我說這白花不會是金芳扔的。」

馬芬姐說完，又死命的盯了月香一眼。月香一肚子勇氣給壓了下去。大家七嘴八舌的代金芳申辯，可是都拿不出證據來。最後，管理員也趕來了。他聽了大家的意見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既然這麼多人認定金芳不會做這樣的事，就